

石 峻 編

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

——五四時期主要論文選——

石 峻 編

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

——五四時期主要論文選——

目次

致「公言報」并答林琴南君函	蔡元培	一
洪水与猛獸	蔡元培	三
勞工神聖	蔡元培	五
「北京大学月刊」發刊詞	蔡元培	六
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	錢玄同	九
家族制度为專制主義之根据論	吳虞	毛
吃人与礼教	吳虞	四
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	吳虞	元
文学改良刍議	胡適	四
問題与主義	胡適	五
四論問題与主義	胡適	六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癸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酉
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	陈独秀 巳
文学革命論·····	陈独秀 亥
偶像破坏論·····	陈独秀 丑
「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	陈独秀 丑
談政治·····	陈独秀 卯
國慶紀念的价值·····	陈独秀 丑
科学史教篇·····	鲁 迅 一四
文化偏至論·····	鲁 迅 三五
我之節烈觀·····	鲁 迅 一六
我們現在怎样做父親·····	鲁 迅 一八
隨感錄·····	鲁 迅 一六
青春·····	李大釗 一四
「今」·····	李大釗 一七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李大釗	一八
庶民的勝利·····	李大釗	一五
Bolshevism 的勝利·····	李大釗	一八
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	李大釗	一五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李大釗	一七
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李大釗	三六
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	李大釗	三四
青年與農村·····	李大釗	三三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三六
附注·····		三三

致「公言報」并答林琴南君函

蔡元培

「公言報」記者足下：讀本月十八日貴報，有「請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狀」一則，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虽原函称「不必示复」，而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謹以答林君函抄奉，請为照載。又貴報称「陈、胡等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大約即以林君之函为据，鄙人已于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云「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为國語之議」，何所据而云然？請示复。

答林琴南君函如左：

琴南先生左右，于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刘应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时，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达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

附錄趙体孟雲來函

敬愚者，敝郡明遺老刘应秋先生遺著，（「說經史」十卷，「草樓詩集」五卷，「硯齋文集」五卷。）特求台端加以品題。此書虽非一种學說，然文章之美，則上窺漢魏，下據初唐，尙不失

为彬雅。先生諱应秋，字体元。生平甘貧乐道，杜門謝客。康熙癸未时，曾辞神木司鐸之命。郡人父老相傳，顧亭林游歷至此，与先生訂为文字交。然遺著零落，無可考究，是以为憾。是稿原先生不能灾木，后付張鵬飛补山先生發印，曾經吳門陸儼庭先生鑒定，又未果。今原稿存补山家中一二，移散友人处五六。孟思先生一生呶唔斗室八十余載，若不献世，則滄海桑田，焉不燼滅。先是补山先生某日至學園，見焚字紙者，近取諦視，則先生之遺著在焉，審之則一半已付秦灰。言原著四十余本，今所存者則二十一二耳。先生后嗣至六世而遂絕。故孟欲集梓行，而力未勝。今介紹商務書館以重价始讓版权發行。不揣冒昧，謹为先容。尙希雅鑒。悬介紹任公、太炎又林琴南諸先生代為品題。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詠紛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謠詠必非實錄，公愛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紛集之謠詠，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詠为實錄，豈公愛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剽倫常。」二曰，「尽廢古書，行用土語为文字。」請分別論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剽倫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剽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学講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为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

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問題，与胡貺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于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与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对于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对于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击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与孔子為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恒弑君，孔子討。用兵与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為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于「時」之义，為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

次察「割倫常」之說。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于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節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肯于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為尤嚴矣。至于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為增進知識之需。甯有割之之理歟？

若大學教員，既于學校以外，發表其「割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于何書，何雜誌，為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于何書，何雜誌，為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后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与白衣弥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复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离矣。」孔融弥衡并不是以是損其声价，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于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余者。所謂「武壘為聖王，卓文君為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号于众，公能証明之歟？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与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据為課本者，曰模范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為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后，決不能

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于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為文言而后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為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于講壇上当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与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为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淺薄，則學校报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尽有不值一讀者，能勝于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与「紅樓夢」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于「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講演与？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总之非讀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学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为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証知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从學，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学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于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学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或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典，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于「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于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 对于学說，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四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發展。此义已于「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下略)

(二) 对于教員，以学詣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于第一种之主張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复辟論者，以其所授为英國文学，与政治無涉，則听之。筹安会之發起人，清議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無涉，則听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会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狹妓为韵事，以賭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学生而与之墮落，則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責备，則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画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为以此等小說体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論，苟于校課無涉，亦何必强以其責任归之于學校耶？此復，并候著祺。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啓。

附錄三月十八日「公言報」原文

請看北京學界思潮变迁之近狀。

北京大学之新旧学派。……兩種雜誌之對抗。……第三者之調停派學說。……三者以外之學者議論。……林琴南致蔡鶴卿書。

北京近日教育虽不甚發達，而大學教師各人所鼓吹之各式學說，則五花八門，頗有足紀者。國立北京大学自蔡子民氏任校長后，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文科學長陳独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与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學生聞風兴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為文學須順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歷代相傳者，乃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艰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后，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議論于「新青年」雜誌，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旧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即于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击。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旧文學，自不能不反對旧思想也。

顧同時与之對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馬叙倫等，則与刘氏結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國史館之耆老先生，如居敬山、張相文之流，亦复深表同情于刘、黄。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說文訓詁为一切學問之根，以綜博考据講究古代制接述漢代經史之軌。文章則重視八代而輕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淺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謂桐城派之古文家，則深致不滿。謂彼輩学無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調，更借文以載道之說，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从前大学講壇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節、林琴南輩，目击刘、黄諸后生之羣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藝衰微之感。然若視新文学派之所主張，更当認為怪誕不經，似为其禍之及于人群，直無异于洪水猛獸，轉顧太炎新派，反若塗軌之犹能接近矣。頃者刘、黄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結合，有种种印刷物發行也，乃亦組織一种雜誌，曰「國故」。組織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筆政之健將，教員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二派雜誌，旗鼓相当，互相爭辯，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气，各以惡声相报复耳。

至于介乎二派者，則有海鹽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國學，且明于世界文学進之塗徑，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組織新文学。惟彼之所謂新者，非脱却旧之範圍，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以記者之愚，似覺朱氏之主張較為適當也。

日前喧傳教育部有訓令达大学，令其將陈、錢、胡三氏辞退，但經記者之詳細調查，則知

尙無其事。唯陳、胡等對於新文學之提倡，不第旧文學一筆抹撥，而且絕對的菲弃旧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并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為國語之議，其兩非滅裂，實亦太過。頃林琴南氏有致蔡子民一書，洋洋千言，于學界前途，深致悲閔。茲將原書刊布于下，讀者可以知近日學風变迁之劇烈矣。林答蔡書云：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與公別十余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問，至為歎屬。辱賜書以遺民刘应秋先生遺著囑為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譔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尙新學，乃亦垂念通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闢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軌，修為不經之談，則毒劑既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

方今人心喪蔽，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修奇覈之談，用以嘩众，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騰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复天足，逐滿人，扑專制，整軍备，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

又安在？于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剗倫常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療，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失信，尚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聞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蓋今公為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標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弁灰，今篤老，尚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為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碍科學。英之迭更，果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于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為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為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陣，孔子行。

陳恒弑君，孔子討。用兵与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為懣懣為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庄周之書，最擅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托叶公子高之間難孔子，陳以接人处众之道，則庄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為千載以上之庄周，竟咆哮為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从。若尽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閩廣人無為文法之啾啾。据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并足為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為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群書之人。总之非讀破万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為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义，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為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三語即算為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証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為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与村妇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為野老聚

飲，类乎不类？弟閩人也，南蠻缺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為缺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為客以白話為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為自感情欲，于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為于不倫，斥袁枚為狂謬，不圖竟有用為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墨為聖王，卓文君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嚴嵩為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為揆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為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

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為南北美之爭，我公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甚為我公惜之。

此書上后，可以不必示復，唯靜盼好音，為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紓頓首。